

新刻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前集

十六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五

前癸

問對

對楚王問

宋玉

曾五臣註解

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

此篇設辨先論曲亦高而和亦寡後以鳳凰鯀魚自喻其行能而王不能用也

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無不譽之甚也

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爰有歌於郢中

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

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

有而已一字而已引商列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無此

而魚有鯀鮪鳳皇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雲有足且翺翔于

杳冥之上夫蕃離之鷄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鷄與小鳥也

暴鬻鬻於碣石暮宿於典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

哉言稱於蕃離之上豈能料計天地之高哉鯀魚朝發崑崙之墟

不可識知者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夫世俗之民又安知臣

之所為哉

對禹問

昌黎

或問曰

此篇論禹以傳子為慮後世

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

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

子也憂天下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慮一作慮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

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

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而不傳慮其患而不得如已者慮其

患而不傳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為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為不

知人堯以傳舜為憂後世禹以傳子為慮後世曰禹之慮民也則

惟于于汨汨騰倒跌越委泊涯溪呀呻欲

所盪激則連山參差廣野壞裂轟雷怒風撼

瀾石之所轉躍大木之所摧拔瀾城

里若乃夫之斬伐而其舳艦之所負撞

雲道兩瞬目而下者榛榛云云百舍

生之言豐厚險固誠至之美矣然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備敗而

已左傳二十八年非以榮觀顯大也吳起所謂在德不在險皆晉

人之藉也史記願聞其他

先生曰大鹵晉陽太原之金索谿屬之工火化水淬器備以充

為棘御戰為矛為鏃為鈎為鏃為鏃音天出太白微辱

收召招搖伏蚩尤肅肅襍襍山宜切合衆靈而成之博者狹者曲

者直者歧者勁者長者短者攢之如星奮之如霆運之如縈浩浩

奔奔淋淋滌滌焚焚的的若雪山冰谷之積觀者膽掉目出寒液

當空發耀英精互繞晃的洞射天氣盡白日規為小語極鏢雲破

霄點見馬援傳工隊飛鳥弓人之弓函人之甲膠角百選筆兕七

屬考工記乃使跟超拔夾之倫服而持之南職諸華北鼉羣夷

技擊節制子齊之技擊聞於天下是為善師延目而望之固以

拳拘喘汗免胄肉袒進不敢降退不敢竄若是何如吳子曰夫兵

之用由德則吉由暴則凶是又不可美觀也先軫曰師直為壯曲

為老左傳况徒以堅甲利刃之為上哉

先生曰晉國多馬屈焉是產馬左傳所謂土寒氣勁崖坳

裂草木短縮鳥獸墜匿而馬蕃焉師師統統也溶溶紘紘

麟麟或赤或黃或玄或蒼或淳或駝江駢然而陰炳然而陽

若旌旃旂幟之煌煌下進下止下伏下起下奔下躡若江漢之

水疾風驅濤擊山盪壑雲沸而不上羣飲源稿工迴食野藉浴川

蹙浪噴震播灑澗潰潰焉若海神駕雪而來下觀其四散情

作况許往開合方狀喜者鵠厲怒者人搏決然登躍千里相角風
驟霧鬣斷山抉壑耳搖層雲腹捎衆木寂寥遠遊不夕而復攢
地跳梁堅骨蘭筋交頸互齧闔目相馴聚漫更噓昂首張斷其小
者則連牽繳繞仰乳俯齧下沒蟻雜各螻集啾啾漶漶七立切鼎沸
注瀟水旅走叢立其材之可者收斂攻教掉手飛縻指毛命物百
步就羈牽以首息谷梁傳二年前御以王良猛勝文下趙簡子超
以范鞅左表二軒以樂鉞左成十六年晉楚遇于鄢陵步毅御晉
於緝鐵乃撤公以出云以佃以戎獸獲敵摧若是何如吳子曰恃
險與馬者左昭子末聞平故曰莫之北土馬之所生是不一姓請
置此而新其說

先生曰晉之北山有異材木梓匠工師之爲宮室求大木者天下
皆歸焉仲冬既至寒氣凝成外凋內貞瀟瀟也液不行乃墜乃
良方工舉斧以入必求也若崖之欲傾礪壑之紆縈凌墳祖九坑

晉官之杪顛激泉涯之古澹澹根絞恠石不土而植千尋百
圍與石同色羅列而伐者頭抗河漢刃披虹霓聲振連巒神
也填層給了丁中登登破破也稜稜若兵車之乘凌其響

之所應則潰潰瀟瀟洶洶也若若也崩若蟻龍之闐風霆相騰
其殊而下者札嶮捎殺摧碎律二也塊於浪也雷披電裂
又似共工觸不周而天柱折史三也皇也紀也伏也義也未也年也諸也侯也有也共也工也氏也

頭觸不周山鷓鴣鷺鷥也號鳴飛翔也俱也駢也虎兇奔觸警
慄伏無所入遐無所脫然後斷度取羅捎危顛芟繁柯乘水潦之
波以入于河而流焉也濇也突也碎也兀也轉騰冒沒也類也秦神驅石

以梁大海抵曲鱗也蹙也匯也雷解前者汨越後者迫隘乃下夫龍
門之懸水摺拉頰踏也碎也首軒尾頊也動入重淵不知其幾百
里也濤波之旋滔山觸天既停既平彌望悠焉良父乃始昂屹涌
溢也挺也而出林立峯崿穿雲蔽日渙然自撓復就行列渾渾而去

以及神液陰澆甘國密起空靈當媼不愛其美無聲無形燦結迅
詭回眸一瞬積雪百里魏晶晶切暮暮音積離新綴主槌壁
眩轉的際乍似墮星及地明滅相射冰裂霄碎龍州搖見上林
賦增益大者印纍小者珠剖形容涌者如坻坳者如丘日晶音熠
煜螢駭電走且步盈軍方尺數斗於是哀歛合集奉而堆之皓皓
平懸圃之巍巍音平濠切乎狂山太白之淋灑駭化變之神奇
卒不可推也然後驢音贏音牛馬之運西出秦隴南過楚鄧北
極燕代東逾周宋家獲作鹹之利人被六氣之用和鈞兵食以征
以貢其資天下也與海分功可謂有濟矣若是何如吳子曰魏絳
之言曰近寶則公室乃貧左傳豈謂是邪雖然此可以利民矣而
未為民利也先生曰願聞民利吳子曰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
而便於已百貨通行而不知所自來老幼親戚相保而無德之者
不苦兵刑不疾賦力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

先生曰文公之霸也左傳秦破楚囊瓦音孫宋曹衛解裂魯鄭震恐

左傳二十八年定周于温奉冊受錫左傳二十五年夾輔糾逖以為侯

伯齊音盟踐土音上低昂玉帛天子恃焉以有諸侯諸侯恃焉

以有其國百姓恃焉以有其妻子而食其力叛者力取附者仁撫

推德義立信讓示必行明所嚮違禁止一好尚春秋之事公侯大

夫策文馬馳軒車出入環連貫于國都則有五筵之堂九九之室

大小定位左右有秩禽牢饋饋交錯文質饗有嘉樂宴有庭實登

降好賦音犧音象音畢出犒勞贈賄率禮無失六卿理兵左傳

大戎小戎鍾鼓丁寧以討不恭車埒精萬乘卒半天下鼓之則

震怖之則畏其號令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旋莫不如志當此之

時威能驩娛以奉其上故其民至于今好義而任力此以民力自

固假仁義而用天下其遺風尚有存者若是可以為民利也乎吳

子曰近之矣然猶未也彼霸者之為心也引大利以自嚮而擄他

人之力以自爲固而民乃後焉非不知而化不令而一異乎吾嚮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

先生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三河表晉而平陽堯之所理也平陽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故其人至于今儉嗇有溫恭克讓之德故其人至于今善讓有師錫僉曰疇咨之道故其人至于今好謀而深有百獸率舞鳳皇來儀於變時雍之美故其人至于今和而不怒有昌言儆戒之訓故其人至于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爲不言垂衣裳之化故其人至于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也願以聞於子何如吳子離席而立拱而言曰曾曉之至美矣善矣其蔑有加矣此固吾之所欲聞也夫儉則人用足而不溢讓則遵分而進善其道不闕謀則通於遠而周於事和則仁之質戒則義之實恬以愉則安而久於其道也至乎哉今主上方致太平動以堯爲准先生之言道之奧者若果有貢於上則吾知其易易焉也舉魯國之風以一諸天下如斯而已矣敬再拜受賜

齊司寇對

程晏

齊境多寇司寇不理景公召司寇讓之反諍公曰請理君朝廷之寇也公曰君發其職反責我欲亂其責也曰不然君不聞鼯鼠之牙乎食人與百類雖嚙盡而不痛俗謂之甘口鼠也魯國之牛聞食其角矣請以是諷焉牛之寢齧有蚊蚋撓其膚毛必知鼓耳搖尾以揮之及鼯鼠食之即不知痛也鼠之一牙豈不甚於蚊蚋乎嗜乎以其口甘雖貫心徹骨而不知也况其角乎公誠職臣以司寇請司朝廷之寇然後司封疆之寇也朝廷之寇其鼯鼠乎食君之角矣又將貫骨與心也是患大而君不知也封疆之寇蚊蚋乎但撓君之膏毛耳君將鼓耳搖尾以揮之是患小而不知大也臣所以急其大而不知慢其小而得知也景公不喻竟坐司寇以不事晏子曰司寇死田氏爲鼯鼠於齊矣

寒泉子對秦惠王

陸龜蒙

寒泉子憐之見秦惠王曰客有自趙來以約從連橫事說大王者
為誰惠王曰東周人蘇秦也寒泉子曰事上上王弗聽有之乎曰
然其道如何王耶霸耶曰黜其霸以濟王乎曰然則何上書之煩
而用之踈乎惠王曰醢雞不能混雷霆嬰兒不能抗烏獲者響與
力懸絕故也蘇子誠辯矣安能以三寸舌謀山東諸侯使西面朝
秦者乎寡人非不知不破一領甲不折一隻矢之為利也顧其猶
捕風耳諸侯不可一非一朝也齊桓晉文之伯也始若膠附終若
冰坻豈連雞不能俱上於棲而已哉寡人塞耳義弗聞寒泉子曰
不然夫齊荆三晉之人病於兵久矣方城之金十九為兵一為鑄
銚董澤之蒲十九為幹一為箕之父子兄弟之血前後澣野草齊
魂為燕氛趙骨化魏土悽痛之聲入金石出絃匏聞之者悄感酸
骨泣不自禁一旦有人謂曰朝與秦連衡暮得帖帖安卧秦亦厭
戰雖鼓牙頰未能吞諸侯秦休而疆吾亦勇而奮夫設有辯口安
能反覆乎大王不用秦詔一武士斷其頸無令車輪輾闕下土使
東諸侯聞其言從散衡敗東向以背秦王出則奪氣入則包羞及
其始也披土地以奉讎國獨不念秦仲之業艱難寒泉子耕於鄙
趙即封蘇季子為武安君六國果奉教秦閉關十五年

問對

設漁者對智伯

柳子厚

智伯子以瑤為後智果諫弗聽智果別族於太
 子復與之乃家之邑智伯又才察服澤之此於魏子桓
 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襄子乃走晉
 陽三家以用人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洗竈產諸氏
 無叛意智伯行水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
 以灌平陽也趙襄子使張武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唇
 亡齒寒今智伯帥韓魏而攻趙趙則韓魏為之沙侯
 二子乃陰與張武孟談約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
 而亂韓魏翼而擊之大敗智伯之眾遂殺智伯於滅智
 族之

裴齊池

智氏既滅范中行志益大一篇合韓魏圍趙水晉陽智伯瑤乘舟
 以臨趙且又往來觀水之所自務速取焉羣漁者有一人坐漁智
 伯恠之問焉意曰若漁幾何曰魚者臣始漁於河中今漁於海今

主大茲水臣是以來曰魚者若之漁何如曰魚者臣幼而好漁始臣
 之漁於河有魴沙魴似鱖鯉鱖似鯉鯉鯉似鯉者不能自食以好臣之餌
 日收者百焉臣以為小去之龍門之下伺大鮪焉夫鮪之來也從
 魴鯉數萬垂涎流沫後者得食焉然其飢也亦返吞其後愈肆其
 力逆流而上慕為螭龍及夫抵大石亂飛濤折鱗音者折鱗音者魚
 秀翼顛倒頓躡音者順流而下宛委冒憎音者環抵淑而不能出嚮
 之從魚之大者幸而啄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為小聞古之漁
 有任公子者其得益大於是去而之海上北浮於碣音者碣石音者求大
 鯨焉臣之具未及施見大鯨驅羣鯨逐肥魚於渤海之尾震動大
 海簸掉巨島一噉而食若舟者數十更而未已貪而不能止北蹙
 於碣石槁焉嚮之以為食者及相與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為
 小聞古之漁有太公者其得益大釣而得文王於是金呂而來智伯
 曰自以文王今若遇我也如何漁者曰嚮者臣已言其端矣始智伯之

路

侈家若樂氏祁氏邵氏羊舌氏以千數不能自保以貪魯國之利而不見其害主之家與五卿嘗裂而食之矣是無異鮓鱣鱣也腦流骨腐於主之故鼎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若范氏中行氏貪人之土田侵人之勢力慕為諸侯而不見其害主與三卿又裂而食之矣脫其鱗鱠其肉刻其腸斷其首而棄之鯢鮓遺渣莫不備俎且是無異夫大鮓也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吞范中行以益其肥猶以為不足力愈大而求愈無厭驅韓魏以為群鮓以逐趙之肥魚而不見其害貪肥之勢將不止於趙臣見韓魏懼其將及也亦幸主之寤於晉陽其目動矣而主乃傲然以為成在机俎之上方磨其舌抑臣有恐焉今輔果舍族而退不肯同禍注見段規深怨而造是謀主之不寤臣恐主為大鮓首解於邯鄲地名鬻權於安邑晉披於上黨尾斷於中山之外而腸流於大陸為鱣鱣鮓鱣以充三家子孫之腹

臣所以大懼不然主之勇力彊大於文王何有智伯不悅然終以不寤於是韓魏與趙合滅智氏其地三分春秋之世晉自范氏中氏之卿各立有采邑為晉卿春秋之末晉公室弱六卿強更相攻伐貞定王十一年智氏滅韓氏共伐范氏中行氏滅之而分其地又共滅智氏而分其地

假陸賈對

胡五峯

○金鑑卷之三

陸賈為漢高帝太中大夫時前說稱引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再拜對曰臣竊以為陛下馬上之功不如項王也上曰何謂不如對曰天下初發難時秦軍常乘勝逐北項王獨破秦軍虜王離懾服諸侯將降章邯及欣翳西攻破函谷東係死田榮威漢軍於穀泗困陛下於滎陽成軍七十餘戰未嘗敗此揚陛下失太公於彭城抑亡眾於滎陽跳身於玉門中伏弩於廣

武勇不振於鴻溝既及羽於固陵必待信越而後敢戰此臣所謂
不如也上曰是則然矣而我得天下項王失天下者何也賈對曰
項王失信抑弒君意忌聽讒行姑息樂殺人殖貨利犯聖王之法
此其所以失天下也陛下本以寬大長者受懷王入關之命為天
下除殘賊所過亡鹵掠赦秦降王子嬰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
約法三章父老唯恐陛下不為秦王揚此三代得天下之仁也項
王負約王陛下於蜀漢陛下忍而就國用蕭何為丞相養其民以
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項羽賊殺義帝陛下舉軍誦素告諸
侯而伐之此三代取天下之義也不齷齪自用多天畀得英雄心
師張良任陳平將韓信此堯舜禹湯文武知人之明也以野戰略
地之功譬狗以文墨議論之功為人此堯舜禹湯文武尚德不尚
戰之心也鎮撫百姓下令軍士不幸死者更為衣棺斂轉送其
家此堯舜禹湯文武哀憐寡恤孤獨之政也此五者陛下所以得
天下成大漢磐石之基非歟馬上一時之功乃河漢之波瀾起伏
耳上忻然而笑曰微生言起吾意殊非腐儒之論吾欲治天下
法先聖何若而可賈再拜對曰陛下及此言天下之福也天下法
制自周幽厲掃蕩幾盡平莊之後浸微浸滅五霸假托仁義以自
封其志不在於斯民至于七雄益以戰爭疆大為務秦據形勝以
利誘民闢取一時之勝而不知其勝為僥倖也遂安而行之居十
有三歲天下爭起而亡之矣願陛下退叔孫通聘魯二生亦設為
辨使與張良四皓及如臣者共論所以承三代之宜定一代之典
以幸天下以詔子孫以傳萬世上曰善然吾老矣不能用也明年
丙午夏四月甲辰帝崩於長樂宮家喪年餘歲未有能明漢家承
三代之宜者也又可論承漢家之宜乎大宋癸酉歲有士嘆曰嗚
呼天乎使陸生有是對而漢祖用其言則必六宮有制適庶有辨
教養子弟有法后夫人嬪嬪各得其所矣又安有戚夫人為人彘

張美人以恨死趙王如意以醜死淮陽王友以餓死梁王恢以殺
死燕王建絕嗣山朝武彊不疑幾於亂姓之事哉又安有審食其
入於死誅不赦之辜而呂氏至於族滅後世世有外戚之禍哉則
必制國有法荆王賈楚王交代王喜齊王肥不封數十縣而伏犧
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及皋陶伊傅周呂之裔得血食矣則必
體貌大臣韓信彭越之夷三族可悔蕭相國不繫獄繫布陳豨盧
縮韓王信不肯叛矣則必不襲秦故尊君抑臣而朝廷之上制禮
以道謙尊而光乾剛不亢臣道上行致天地於交泰而大臣可以
託天下委六尺之孤矣則必封建諸侯藩垣屏翰根深蒂固難於
崩陷可以正中國四夷之分不至畏匈奴與之和親而首足倒置
矣則必復井田之制不致後世三十稅一近於霸道富者田連阡
陌僭擬諸侯而貧民冤苦失職矣則必用靈制五刑使好生之德
洽於黎民不下二大赦以啓後世惠姦宄賊良民之原矣則必待
御僕從罔匪正人有疾疴不枕官者外臨棄天下公卿大夫受顧
命婦寺不得與而大正其終矣則必兼用仲尼立嫡與賢之法嗣
天子繼離之明行乾之健不受制於母后遂飲為滿樂不聽政矣
嗚呼天道往而必返三代之盛其有終不復者乎所以望

情農者對

孫定齋

孫子學於天竺之山北登乎廣丘之上見一情農焉驅羸牛曳朽
索操不時之耒而耕乎烈日之中炎風薄其肌暑色焦其面人畜
之汗交流而疲爾之聲不已孫子不知其情也過而撫之曰叟何
勤邪叟何勤邪人皆畏暑而叟獨若是其力邪往而視其田則宿
土之若焦而蓬蒿之高三尺顧而循其牛則脊脊出乎外而蹄角
之纍然者僅存細而察其鋤耨之具則外黃而朽中前衣之集乎
其上者若魚鱗焉仍之而未去也孫子矍然而驚曰此豈情農者
耶已而稅其四隣之田則時者已蕃耘者已抽決水而注之蒲膠

環而綠者皆是而叟之田塊然其宿莽者猶在也孫子曰噫信矣其果惰農者矣向吾見其力也不知其惰也見其耕也不知其晚也良農之田啓蟄也而耕鳴蜩也而耨授衣也而獲入暑而操其耒其名曰不時今雖勤且勞其後獲也必粗惜哉其初之惰也惰農者寔然不悅曰吾豈樂為是惰者耶吾之家業農者十世矣吾見其鹵莽而耕滅裂而耘其報也皆從其初若是者吾亦笑之矣今吾豈不自知耶顧吾之家十口而九其弱也吾以一夫之耕而仰哺焉者眾吾朝夕奔走焉猶懼口腹之不繼也方歲之春田事既作食之艱也滋甚吾旦而起操耒而去之門則牽衣索飯者留而不我決也吾割而去之則一日之炊不贍而又吏之理我者役焉蒙民之貸我者役焉徵我以居備我以田凡有私乎我者盡役焉吾以一人之身而百役之是奉將耕也而奪之耕將動也而抽其力夫是以田之遲而種之晚也子又焉可尤吾之惰子欲哀吾之惰乎胡不告乎泣事者實我征節我力而勤我恤焉則吾之惰也有瘳矣今不哀其窮而曰惟我是惰且子過矣子知農之惰亦知所以自惰者乎十歲而讀書十五而能文二十而擢高科登臚仕高車大馬徜徉乎四方人皆曰士之力學者如是吾亦曰耕之勤而獲之早也今吾視子則不然子之才自視以為翹翹而挾古以為高斥今以為庸則子之田非不腴家貧而富於書羅六藝之羞列百家之饌曳輪蹄而充棟宇則子之耕具非不富問津乎師友之源染指乎聖賢之鼎渴而盈飢而豐隨所取焉必具則子之灌溉非不足三者備矣而耕之不及其時斂之不見其効方其少也猶不知人今壯且立矣吾視子之隣皆耕且獲矣而子獨塊然室於深山事童子之吟戲習癡兒之句讀木石之遊曹猿鳥之與朋且暮營營而蒼蠅同乎聲則子之耒耜毋乃晚而不時乎操不時之耒而耕於宿土之噓囂吾懼炎風烈日之傷子也子不謂子

為情士而反以我為情農亦將有說乎孫子報然失容困乎其辭
而未有以對也情農者笑曰嘻戲之矣子之情不至是也而取才
者情焉夫是以棄子吾聞岳於人者伸於天吾力寡而病於耕人
不我恤也而天或助焉故歲之收也常獲螟蝗雀鼠之害無我及
焉而隣之先種者或罹其患是天閱其窮而相我也焉知子之情
不有閱其窮而相之者乎且吾與子皆情也而皆其小者焉猶不
足以病子吾視世之情復有大於此者食人之祿尸人之位飽食
而遨遊荒其職而不思其憂名之曰為情之尤而吾切以為羞故
郡也而偷邑也而備文吏之情也其政荒武吏之情也其兵弛其
位愈尊而其情愈大以至佐天子調陰陽擊繫水之重而措之閭
外者天下名之曰將相而其為情也實多機有可乘而不乘隙有
可投而不投慮患之遲見利之晚驚脫免於處女而悠悠以敗事
者相繼也其為善不既多乎且夫吾與子之情也情於身彼之情
也情於國情於民較之吾與子則為瘳矣由是言之世之情者庸
有既乎於是釋然而笑悠然而散退而書其說以實諸座右而警
乎朝夕

窮客達主人問答

曾構齋

有窮客過達主人主人為具客不識惟而問其名則竟之漿舜之
泉禹之糴也反而思平時食淡而已孔孺李粟之外未嘗及者焉
今遽享此恐為殃遂固辭主人大笑以為玉食非近臣莫由得今
以所自享者享客客食淡久必厭食而思甘乃以不識辭客殆祗
有窮分邪客曰誠如主人言則客有說更高顧主人悟不悟爾食
堯舜禹之食食於事者也食孔孟之食食於道者也食其食不道
其道客自貴而已客不自責它無責之者食其食不事其事主人
不自責天下獨不責主人邪一時人不責禹世獨不責主人邪恥
然一身而百責集焉當是時窮客未必不為達達主人未必不為

窮於其末也而為之劑量則堯舜禹之甘比孔孟之淡尤為易覺者。蓋孔孟蓋有不思堯舜禹者矣。蓋堯舜禹未有不思孔孟以雪之者也。敢以所自事者反事主人主人若未領會者已而悟曰客言然吾當辭事而就道客曰雖然進矣不俟撤具而退。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六

前集

此處為古文集成卷之六的正文內容，文字極小且模糊，難以辨認。其內容應與前集相承接，討論諸儒對古文集成的批點。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五

前卷

設論

設客難

東方朔

東方朔漢書云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時召朔良方正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朔乃上書自云其才上偉之

翰曰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終不見用又以仙甲故假為客難以答之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謂脩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若於竹帛唇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好學樂道之無效明白甚矣自以為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

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擄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疆失士者亡故說謂得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稷倉澤乃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懼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履孟天下均平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堂賢與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謂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謂言行故不藉尺節效情者也安知前後謂無所用其才也方今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謂方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謂信士慕天子之德欲效精誠區區於下困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於衣食或失道路者門戶謂道也謂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謂早也謂傳曰天下無害苗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殊

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臯
聲聞于天言人好孝脩身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
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破說相周至得信用其說策以封
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脩學敏行而不敢怠也
譬若鶴鳴飛且鳴矣脩身不懈怠也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
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以小人之匈匈而易
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刑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
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人至明察人所疾畏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坻口續蔽耳所以
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
義也不求備才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
竟容使自揆而度之使自索之不相奪倫各自求分也蓋聖人
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自廣矣今世之處士塊然
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觀接輿許由接輿計同范蠡忠合
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子乎若
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漢用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
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
之耶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筵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
理發其音聲者哉於天以蚌量其海以木枝擊鐘其條貫文理
音發不可通矣期自言各客猶是觀之譬由鼃龜之襲狗孤
豚之咋反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謂服而巳矣今以下
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也謂客也此適足以明
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答寶戲并序

班固

求平中為郎典校秘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為業或議以無

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曹不折之以
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竇鐵主人曰鐵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
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
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哲之治樓樓連連孔席不燠黑突不黔

此善也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今吾子設職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綬
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贊龍虎之文舊矣善曰易曰晉被也上旅功

文盛名也卒不能擢首尾奮翼鱗振技凌塗跨騰風雲使見之
者影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藉書紆體衡門上無所帶下無所

根獨據意平宇宙之外鏡思於毫芒之內潛神默記緬以年歲音
恒竟然而器不賈也於當已用不效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擣藻
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意者且運如文之筆定合會之計使存

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乎主人道爾而笑曰若道請若賓之言
所謂見世利之華聞道德之實守空輿之燄燭未仰天庭而觀白

日也爾雅曰爾雅云西南隅謂之東東南隅謂之南曩者王途蕪穢後古周夫
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鶩於是七雄競闕分裂諸夏龍戰虎爭遊

詭之徒風颭電激風之聚並起而救之其餘焱焱飛景
附雲焱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焱皆能一斷是故魯

連飛一矢而踰千金齊曰齊圍燕將保城魯仲連乃為書約
仲連游於趙是時秦伐趙秦圍邯鄲仲連在趙無所事秦軍為虞卿以顧

盼而捐相印韓非曰秦昭王遺趙王書素鞅齊亡出見趙相虞
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繩焉佳而不可聽者非
韶夏之樂也因勢合變遇時之會移風易俗幸逢而不可通者非
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衡人散之衡謂張

佐秦散六國之徒使奔君事秦亡命漂說羈旅騁辭命謂奔君命而外游

謂馳辯之言騁辨謂馳辯之言騁辨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商鞅曰三術謂帝道王道伯術孝公用

其術術孝公用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向曰要致也謂致秦孝公用此三

之會復顛沛之勢據微劫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良曰言據微

貴求富朝為榮華夕為顛頽福不盈皆禍溢於世盈曰皆謂月丘也不

凶人且以自悔况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

立韓設辨以激君服虔曰韓非呂行詐以賈國章曰呂不韋

利說難既適其身乃囚項山曰韓非作說難之書故以為天秦貨

其貴厥宗乃墜善曰秦昭王子子楚質於趙巨不韋買邯鄲見曰

華陽夫人立子楚為嫡嗣昭王薨子楚代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

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為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酒

掃群穢夷險爰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其君

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仰涵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

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仰太蘇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植山

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皆蕃滋失時者零落參天地而施化豈云

人事之厚薄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懼所聞而疑所觀欲從

整毛敦鄒回而度高平泰山懷沈勳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

冀曰陔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趣

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答何為其然也

昔者魯繇護虞登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毅說夢發於傳巖

周望兆動於渭濱齊寧激聲於東衢鏡曰齊桓公問於漢

良受書於邳垠張良於下邳也皆受命而神交匪言詞之

所信故能建必然之冊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陸優游新語以

興董生董訓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辯章舊聞揚雄譚思法言太

玄皆及時君之明闡究先聖之虛奧波婆娑與也平術藝之場休

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烈乎後人斯

非亞歟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於辱仕顏潛樂於簞瓢
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
一陽天地之方體也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
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惟委命供已味道之腴神之聖之名其
舍諸質又不知谷和氏之璧韞於荆石隋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
世莫賤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應龍潛於潢
汙魚龍媒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躩吳蒼也故
謂故失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
時暗而父竟者君子之真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
臺介伯牙師曠皆善逢蒙絕技於孤矢般輪摧巧於斧斤良
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和鵠發精於鍼石和鵠善醫研
桑心計於無垠羊也以心計為侍中弘走亦不任則技於彼列故
窻爾自娛於斯文聖自語也

承 解嘲并序

揚雄

數齊批註 此又見一集文依傳馬議時之意陽

王齊批註

哀帝時丁傳董賢用事漢書定限一 揚雄曰揚雄 此又見一集文依傳馬議時之意陽
門為孔 又董賢傳哀帝立拜為黃門哀帝即位封其父曼 請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
石揚雄 其有附時雄 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
以玄之尚白玄尚黑而尚白 雄辭之號曰解嘲其辭曰
客嘲揚子雲曰揚雄 吾聞上世之士識人紀不生則已生必上
尊人君下榮父母折人之珪儻何人 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
青拖紫朱丹其轂漢制公侯紫綬九卿青 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
世處不諱之朝與群賢同行金門上 玉堂有日矣特謂金馬門
有大玉堂有 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 說人主下談人知自如曜
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其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

疎獨談數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

入無倫言至然而位不過侍郎反摧纜給事黃門意者去得無

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勝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朱舟吾載

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生朱舟字出往音解周綱解結群鹿爭逸

前在爵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並為戰國士無常君國無

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綸翼屬翻恣意所有故士或自盛以素

或鑿坏以道之范滂入秦葭於秦中史記王蘇綽去猶載范

思辱我我字匡車中曾君聞頻圖賢必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

世資齊人言書所言多大車故有孟軻雖連難也猶為萬世

師滕文公尊敵今大漢反上左東海右渠搜城河間之西前番禺

南越王都後椒塗應陽之北界東南一尉會稽東西北一候

玉門音微以糾墨制以鎖鈇斬腰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

以借盧漢律以為觀有三刑不刑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

襲金書大漢其與含不海威管于八區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目

以為皐陶戴維切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

嬰與夷吾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主且擢權則為劍相

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涯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為之多雙

飛飛不為之少四馬昔三仁去而殷虛一老歸而周熾子齊死而

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殺百里入而秦喜樂殺出而燕懼范雎以

折摺而危穰侯摺古蔡澤以嚙城而笑唐舉摺而

能安含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慮故世

亂則聖哲馳騫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事不失世

其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左傳齊鮑叔牙之言曰云

治於高侯使相可也公從之或釋褐而傳傳不武丁昌之卒焉

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

三

公

或

倚

夷

門

而

笑

或

橫

江

潭

而

漁

談而封侯

虞翻說趙孝成王再見為上卿

或在千乘於陋巷

曰氏春秋曰臣或擁

篲而先驅

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室隙蹈瑕而無所訾

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群知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

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固聲欲步者擬足而投

跡駕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

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也矣

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

之家鬼賊其室攬擊城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

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

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廼以鴟梟而

笑鳳皇執蠲蠅切與典而嘲龜龍不亦病乎說文在草曰蠲蠅子

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踰

輪焉音客曰問然則繁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

曰范范睢魏之亡命也范范睢魏之亡命也范范睢魏之亡命也

服入索范范睢魏之亡命也范范睢魏之亡命也范范睢魏之亡命也

激印萬乘之王介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

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顛願折頰涕唾流沫西指強秦之相益

與禱物其咽而抗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曲禮曰顛願甚切

敬委輅脫鞅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書

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梓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

臣之儀得也叔孫通呂刑靡弊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

宜也蕭何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詩矣

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感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

周也叔孫通

周之世則乖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金曰張安世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太山嚮若坻隄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若夫蘭生取功於章臺相如賦璧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金馬門驃騎發迹於祁連擊匈奴祁連山司馬長卿稿贊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緇君本傳僕誠不能與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未句言不

惡圓

元結

元子家有乳母為圓轉之器以悅嬰兒嬰兒喜之母使為之聚孩孺助嬰兒之樂友人公植者聞有戲兒之器請見之及見之趨焚之責元子曰吾聞古之惡圓之士歌曰寧方為阜不圓為鄉寧方為汗辱不圓為顯榮其甚者則終身不仰視曰吾惡夫圓或有喻之以天天無窮人不能極遠視四垂因謂之圓天不圓也對曰天縱不圓為人稱之我亦惡焉次山奈何任造圓轉之器恣令悅媚嬰兒小喜之長必好之教兒學圓且陷不義躬自戲圓又失方正嗟次山入門愛嬰兒之樂圓出門當愛小人之趨圓吾安知次山異日不言圓行圓動圓靜圓以終身乎吾豈次山之友也元子召季川謂曰吾自嬰兒戲圓公植尚辱我言絕忽乎吾與汝圓以應物圓以移時兆圓不預兆圓不為公植其操予戟刑我乎

惡曲

元結

元子時與鄰里會曲全當時之歡以順長老之意歸泉上叔盈問曰向夫子曲全其歡道然也苟為爾乎元子曰叔盈視吾曲其心以徇財利曲其行以希名位當過吾吾苟全一歡於鄰里無惡然可也東邑有舍道之士聞元子對叔盈恐曰吾聞元次山約其門人曰無惡我之小曲真惜鄙惡辭也吾輩全直世年未常曲氣以

轉聲曲辭以達意曲步以便往曲視以回目猶患於古人古人有
惡曲者不曲臂以取物不曲膝以便坐見天下有曲於君曲於民
曲於鬼神者往劫而死亡之今元次山苟曲言貌彊全一歡以為不
褻其直恩哉君能苟曲於鄰里彊全一歡豈不能苟曲於鄉縣以
全言行能苟曲於鄉縣豈不能苟曲於邦國以彰名譽能苟曲於
邦國豈不能苟曲於天下以揚德義若言行名譽德義皆顯豈
鍾鼎不入門權位不在己乎嗚呼曲為之小為大之漸曲為之也
有何不可姦邪凶惡其圖暗乎元子聞之頌曰吾以顏貌曲全一
歡全直君子之惡我如此由有過於此者何以自免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八

戰

戒

守戒

韓昌黎

戰

此篇論備

全篇教齊批注

詩曰大邦維翰按詩大雅板篇於人維翰大邦維翰二字必有一誤書曰以

兼善堂蔡仲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

翰養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柴棧而外

施簡筭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為盜則必峻其垣墻而內固

高鑄鼎鑄鼎以周有鑄以防之喻大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

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疆屈疆加切之間而不

知為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

力為之而有不足歟蓋以謂不足為而不為耳天下之禍莫大於

不足為而不為說透病源。一材力不足者次之不足為

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有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閒矣

彼之屈疆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也其縣地則千里而與我壤地

相錯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子爵之關其門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

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

箭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為之備乎哉貫育之不戒貫育童子之不

抗魯難之不期蜀難之不支今夫鹿之與豹非不魏然大矣然而

卒為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狻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

之曰在得人備有

敵戒

柳子厚

敵

柳子厚

敵

此篇論敵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怨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利之起秦

南六國魏魏以疆六國既除詭詭首始自將乃亡晉敗楚鄒范文

為患獨之不圖舉國浩然左成十六年昔彼將伐鄭在文子少若

為患獨之不圖舉國浩然左成十六年昔彼將伐鄭在文子少若

者漸知其技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
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嚼斷其喉
盡其肉乃去噫形之奄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
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求其氏之鼠

數亦云

此篇或竊時以肆暴者

求其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為己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
鼠不畜猫犬一作禁僅勿擊鼠倉廩庖厨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
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音移方言榻前几
衣箱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書累累與人兼行時暴夜則竊
齧鬪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
居鼠為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
哉假五六猫闔門撤瓦灌穴已滿鑿重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
處長時鼻數月乃已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為可恒也哉

藥戒

宛丘

此篇首論治者之疾不可急攻以求快苦用

過後滯美先王之治醫者主意有加

客有病痞內結痛積於其中者伏而不得下自外至者捍而不
得納從醫而問之曰非下之不可歸而飲其藥既飲而暴下不終
日而向之伏者散而無餘譴向之捍者柔而不支焦滿導達呼吸
利快然若未始有疾者不數日痞復作投以故藥其快然也亦
如初自是不逾月而痞五作五下每下輒愈然客之氣一語而
三引體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膚革無所耗於前而其中蕭然莫
知其所來嗟夫心痞非下不可已予從而下之術未爽也蕭然獨
何歟聞楚之南有良醫焉往而問之醫嘆曰子無歎是蕭然者也
凡子之術固為是蕭然也坐吾語汝天下之理有甚快於予心者

其未必有傷一篇求無傷於終者則初無望於快吾心夫陰伐而
陽蓄氣與血不運而為痞病橫乎子之胸中者其累大矣擊而
去之不須更而除甚大之累和平之物不能為也必將擊搏震撓
而後可夫人之和氣沖然而甚微泊乎其易危高擊搏震撓之功
未成而子之功蓋已病矣由是觀之則子之痞凡一快者子之和
一傷矣不終日而快者五則子之和平之氣不既索乎故胥不勞
而汗股不步而慄爾然如不可終日也且將去子之痞而無害於
和平子歸燕居三月齋戒而復請之醫曰子之氣少復矣取藥而
授之曰服之三月而疾少平又三月而少康終是年而復常且飲
藥不得亟進客歸而行其說然其初使人憊困然遲之蓋三投
藥而三反之也然日不見其所攻之效則月異而時不同蓋終歲
疾平客謁醫再拜而謝之坐而問其故醫曰是醫國之說也豈特
醫之於疾哉子獨不見夫秦之治治民悍而不聽令惰而不
勤事放而不畏法令之不聽治之不變則秦之民嘗痞矣商君見
其痞也引屬以刑法威以斬伐世交極驚不貸毫髮痛剗而力
鋤之於是乎秦之政如建瓴流瀉四達無敢或拒而秦之痞嘗一
快矣自孝公以至二世也九幾痞而幾快矣乎頑者已地疆者已
柔而秦之民無歡心矣史商君傳孝公用衛鞅鞅欲變法法而相公曰
連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斬與斬故猛政一快者歡心一亡積快
而不已而秦之四支枵然徒有其物而已民心日離而君孤立於
上故匹夫大呼不終日而百病皆起秦欲運其手足有替而漠然
不我應矣故秦之亡者是好為快者之過也昔者先王之民先王
於其初亦嘗痞矣先王豈不知若然擊去之以為速也惟其有懼
於終也故不敢求快於吾心優柔而撫存之教以仁義導以禮樂
陰解其亂而徐去其滯政使其悠然自趨於平安而不自知其
未也旁視而憊然者有之矣然日計之歲察之前歲之俗非今歲

之俗也不擊不搏無所忤逆是以日去其戾氣而不嬰其歡心於是政成教達安樂悠久而無後患矣是以三代之治皆更數聖人歷數百年而後俗成則予之藥終年而愈疾蓋無足怪故曰天下之理有甚快於予心者其末也必有傷求無傷於其終則初無望於快吾心繼前注意雖然豈獨於治天下哉客再拜而記其說

言戒

涑水

迂叟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鐘鼓乎夫鐘鼓扣之鳴鏗鏘鏘鞀人不可不為異也若不扣而自鳴人孰不謂之妖邪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為廢鐘鼓也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九

前癸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新刻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前集/[宋]王震震輯.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5.10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925-7

I. 新… II. 王… III. 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國—春秋時代~南宋 IV. I26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5)第127576號

ISBN 7-5013-2925-7



9 787501 329250 >

書名 新刻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前集(全十六冊)
著者 [宋]王震震 輯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Tel: (010) 66151313 Fax: (010) 66174391

E-mail: Btstxb@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造紙 華寶齋

印刷 杭州富陽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一四五·二五

版次 二〇〇五年十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一二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925-7 / K·1176
定價 四六五〇圓

